

台海见闻录

张序

毛序

自序

卷一

卷二

张序

昔贤称益神智者两端，首尚读书，次唯远游。余谓游不远不壮，游不险亦不奇也。身历重洋，无怪弗接，可云壮且奇矣；乃或眺听其间，惶然駭然，精神略不相属，过境思之，口呿舌拮，莫能道一辞，则万里遄征，虽淹日月，直等诸噩梦须臾耳。坡公游冠平生之语，岂欺人哉？

忆辛酉岁，余奉命持节台湾，自厦门东渡，长飙四至，扬波触天，舵人面皆土色。余端坐舷次，频左右顾，伸纸濡笔，手未辍书，初不知吾舟之颠如箕也。居台二稔，汇所作诗，颜曰「瀛壖百咏」，凡乘槎之使，谬取为导海一针，余则弃为敝帚久矣。

越丙寅，崇安董君典赉，秉铎彰邑。君故闽之博雅君子也，道究天人，绳其家学，多士奉若楷模，蒸蒸向风，一时既号称海滨邹鲁，公余更遍牖台郡山川、风土、民俗、物产、贤良、节列以及前人题咏之类，都为一集，名「台海见闻录」。纪中有史，诗中有画。披读之下，俾未至其地者神栖壮观，已至其地者目溯旧游。搜奇缒险，厥功比之郭、酈，故文章奥峭，亦相与颉颃。视仆之所作，奚啻判雅郑已哉！顾辱不鄙，集中多采拾葑菲，君之虚怀乐道，抑又加人一等矣。则斯编也，信其行远传后，足补輿经之阙轶，匪直为山海之梯航，而詹詹小言如余者，亦得附垂不朽，独非幸欤！爰为书之简端，以庆吾遭，且以志吾媿云。

乾隆十八年春三月，赐进士出身、中宪大夫、掌云南道监察御史、署京畿道事、加二级纪录一次、年家眷弟张湄拜譔。

毛序

尝稽山川铸于彝鼎，风土载在诗书。古昔先王，无非以所见所闻，昭示来兹。后之君子体此意，或山海着经，或郡国作志；他如九域有赋，十洲有记，著作纷纷，亦皆据所见所闻，笔之于书，用以信今而传后也。然以耳目所遇，发为文章，欲描形绘声，使山川风土，燎如观火，苟非才识卓越，学问渊博，有难言者。

兹昆陵董君典斋先生，夙吞丹篆，素富青箱，本曲水名宿，作彰山楷范。

夫彰乃闽之台湾，古毘舍耶国。近以我朝德威远播，始入版籍。其地岛屿孤悬波中，城市独辟海表，山川既殊，风土亦异，民情物产，均多不侔内地。董君宦游斯土，实有得于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者，乃退而编辑成书。凡台地疆舆、官守、土俗、民风、山珍、水利之类以及诗词歌曲，靡有不备，汇为四卷，颜曰「台海见闻录」；较之台湾郡志暨图考、笔谈诸书，尤为详核。特以质余，兼请序之。余披阅之下，神游其境，觉蛟室蜃楼之形，俨遇于目，涛鸣海吼之声，恍栖于耳，山川风土，一览洞然，不啻以董君之见闻，据为余之见闻矣。是录也，详明典博，直可为山海经、郡国志之拾遗，九城赋、十洲记之补亡焉。要亦本古先王铸彝鼎、载诗书之意也夫。

新都毛大周题于崇署之远香亭。

自序

台湾，古毘舍耶国也。越在海外，远通江、浙、粤东，近逼闽省厦门。初占于荷兰，继据于伪郑。康熙二十二年，郑克塽输诚，皇威远布，文德武功，海宇敕宁。迨三十一年，巡使高公拱干，秉节兹土，始辑郡志；乾隆六年，刘公良璧，复增补成书。又历年所，海疆日扩，人物丕变。巡方六公十七、范公咸网罗荟萃，重为编辑，海外文物，于兹大备。其前则有明太常少卿沈公光文台湾与图考、草木杂记，靖海侯施公琅靖海纪，诸罗令季公麒光台湾杂记、山川考略，教授林公谦光台湾纪略，台防孙公元衡赤嵌集，仁和郁公永河稗海纪游、伪郑逸事，漳浦蓝公鼎元东征集、平台纪略，巡方黄公叔璥赤嵌笔谈、使槎录，巡使张公嗣昌巡台录，尹公士俚台湾志略，巡方张公湄瀛壖百咏。六、范二公纂修郡志，多采集焉。

予丙寅夏，司铎彰山，一舟航海，睹山川之美秀，水土之饶沃，风俗之华丽，物产之丰隆，有见有闻，退而识之，稽之文献，质其真贋，其有荒唐不经者，概置勿录。庚午春，秩满忧居梓里，一二良朋，每询岛屿风土、海国文章，辄出以相视。然而卷帙繁芜，又恐散失，读礼之暇，漫为编次，首山川、建置以及官爵、武备、田赋、输将、备考、条例，次风俗、物产、名贤、烈妇，至于词赋诗歌，择咏台风土者录之，名曰「见闻录」，分卷为四，以为笔谈，岂曰毘舍耶国今归我朝版图，拟作齐谐之志、山海之图耶，聊以附诸公之末，一览而得其大概云尔。

乾隆辛未阳月，典斋董天工书于平川书屋。

卷一

山川

建置
官制
营制
武备
船政
田赋
盐课
水陆饷
官庄
山川

台山自福省五虎门蜿蜒渡海，东至大洋中有二山，曰关潼、白畎，是台地诸山之太祖也。隐伏波涛，穿海渡洋，至台之鸡笼山，始结一顶，磅礴千余里，或山谷，或平地，诸山屹峙不可纪极。大约台山背东溟，面西海，其地形如半月，郡邑居其中。木冈山为郡之少祖，在府治东北一百三十里，巍峨耸拔，云雾掩罩，天清顶见。山南三十余里为台湾县治。自木冈山南至沙马矶头山，在府治西南四百六十里，其西尽大海，其东北为凤山县治。自木冈山北至玉案山，其西北三十里为诸罗县治。自玉案山北至大武郡山，其西北四十里为彰化县治。自大武郡山北至鸡笼鼻头山，在府治东北六百三十里，其北尽大海，其西南三百五十里为淡水厅治。大海环绕，远通江、浙、粤东，近为闽省外障。澎湖为门户，鹿耳为咽喉；加以七鲲身毗连环护，诚天设之险。其山皆向内。北路之后垄港，与兴化南日对峙。后垄而上之竹塹，与海坛对峙。竹塹而上之南嵌与福州闽安镇对峙。自南嵌至上淡水，与北茭相望。淡水至鸡笼城，与沙埕烽火门相望。澎湖凭山环海，有五十屿，巨细相间，回环五十五澳。

文献通考云：『琉球国在泉州之东，有岛曰澎湖，烟火相望，水行五日而至。旁有毘舍耶（一作那）国，语言不通，袒裸盱眙，殆非人类。喜铁器，临敌用镖，以绳十余丈为操纵，盖爱其铁不忍弃』。按澎湖东南即今台湾，其情状相似，殆即毘舍耶国也。

蓉洲文稿云：『台湾，海中番岛，名山藏所谓乾坤东港华严婆娑洋世界，名为鸡笼。考其源则琉球之余种，自哈喇分支，近通日本，远接吕宋，控南澳，阻铜山，以澎湖为外援。明万历间，海寇颜思齐踞有其地，始称台湾。思齐剽掠海上，倚为巢窟，台湾有中国民，自思齐始』。

大海洪波，止分顺逆。凡往异域，顺势而行。惟厦抵台，名曰「横洋」，中有黑水沟，色如墨，曰「墨洋」，惊涛鼎沸，险冠诸海。或言：顺流而东，则为弱水；昔有闽船漂至弱水之东，阅十二年始得还东土。

海吼，俗呼「海叫」。小吼如击花鞞鼓，点点作撒豆声，乍远乍近，若断若连。大吼如万马奔腾，钲鼓响震，三峡崩流，万鼎共沸。吼时云气渐兴，风雨不旋踵至矣。海上人曰，是雨征也。若冬月吼，常不雨，多主风。

厦门至澎湖，水程七更。澎湖至鹿耳门，水程五更。约六十里为一更。往来船只，以澎湖为关津。行舟以北极星为准。黑夜无星可凭，则以指南车按定子午格巽向而行。倘成子午稍错，南犯吕宋，或暹罗，或交趾，北则飘荡莫知所之。至若鹿耳门北至鸡笼十九更，自鹿耳门南至沙马矶头十一更。苟遇飓风，北则坠于南风炁，一去不复返，南则入于万水朝东，皆极险阻，此来台者之不可不知也。

稗海纪游云：『淡水登舟半日，即望见官塘山（即关潼山）。自官塘抵定海，行大海中五、六十里至五虎门，两山对峙，势甚雄险，为闽省门户。门外风力鼓荡，舟甚颠越。既入门，静绿渊渟，与门外迥别。更为城头（土音亭头），十里至闽安镇，数十里至南台大桥』。

续文献通考云：『水至澎湖渐低，近琉球谓之落溜。溜者，水趋下而不回也。凡西岸渔舟到澎湖以下，遇飓风发，漂流落溜，回者百无一』。

鹿耳门南北两岸，铁板沙线横伏水底，舟触立碎。出入仅容三舟。土人标示其港，名曰「荡纓」。入门候潮长水深丈四、五尺，折帆起舵而进，潮退不及一丈，不能进。有乘北风作，从澎湖放洋，不半日可到门。

海上黑夜不见一物，则击水以视。一击而水光飞溅，如明珠十斛，倾散水面，晶光荧荧，良久始灭，亦奇观也。

瀛濡百咏云：『暗澳，相传在台湾东北，昔红毛泊舟其地，无昼夜，山明水秀，万花烂熳，无居人，心爱之，留二百人居焉。次年复至，则山中昏黑如夜，所留无一存者。取火索之，见石上题云，至秋成夜，至春始旦，黑时俱属鬼怪，因渐次以亡。盖一年一昼夜云』。

魁斗山在台湾府学对朝，张巡方鹭洲有诗云：『近接宫墙数仞高，星光磊落起文豪。问名已列魁三象，分派应知海一鳌』。

玉山在诸罗，三峰并列，无远不见。冬末春初，风清无尘，日晖映射，晶莹耀目，如雪如冰，如瀑如练，瞬息云起，如隐纱笼。传言此山浑然美玉，生番既不知，外人又莫敢向取。

赤山在诸罗，山顶时出火，置薪其上则烟起。康熙癸卯，我师进港，出火三条如彩虹亘天，至三日夜乃散。

打鼓山在凤山。传林道干妹埋金山上。入山樵采者，时或见金，若怀归，迷不得路，疑有山灵呵护云。

硫磺山在淡水内北投。山腰白气如云，触脑欲裂。周广数十亩，如一大沸

镬，跳珠喷溅，出地尺许。近穴处，土石皆热，色如蜜蜡，名曰「磺花」。

水沙连在彰化东北番境，四围大山。自山口入，为潭广可七、八里，周二十里，中突一屿，圆净开爽，番绕以居。架竹木承土以种稻，谓之「浮田」。欲至社，举火为号，番划鳞甲以渡；盖海外一洞天也。

大甲溪在彰化北。溪阔水急，水底皆圆石，苔蒙其上，不可驻足，秋涨尤险。阮参戎蔡文有诗云：「水方没胫已难行，水至腰间命呼吸」。

剑潭在淡水。潭畔有加冬树高耸蔽天，围合抱。相传荷兰开凿时，插剑于树，树忽生皮，包剑于内，不可复见。

龙潭在台湾县永康里，绵延二十余里，取水祷雨辄应；中多鲫鱼，又名鲫鱼潭。

莲池潭在凤山学宫前，潭水澄清，中植荷花，香闻数里。

建置

台湾去福州一千二百六十里，古荒服地，未隶中国。明宣德间，太监王三保（通志作郑和）舟下西洋，因风泊此。嘉靖二十四年，林道干寇乱边海，都督俞大猷逐道干入台，侦知港道纡回，不敢进，留偏师驻澎湖，时哨鹿耳门外。道干以台非久居，恣杀土番，取膏血造舟，从安平镇二鲲身隙间遁去占城（占城属广南今尚有道干遗种）。道干既遁，澎之驻师亦罢，因设巡检守之，寻裁。天启元年，汉人颜思齐为东洋国甲螺（东洋国即日本国。甲螺，头目之名），引倭屯于台，郑芝龙附之。寻弃去。久之，荷兰舟遭风飘此，爱其地，借居于土番，不可，乃给之曰：『得一牛皮地足矣，多金不惜』。遂许之。荷兰剪牛皮如缕。周匝数十丈，筑赤嵌楼居之（今府城内），复筑红毛城于一鲲身上（今安平镇），设市于城外，而漳泉之商贾集焉。迨国朝顺治十六年，郑芝龙子成功由海道犯江宁，败归，孤军厦门；适甲螺何斌负债逃厦，诱成功取台地。舟至鹿耳门，乘大雾骈进。荷兰归一王以死拒战。成功告之曰：『此地，先人故物，今珍宝听而载归，地仍还我』。荷兰知不敌，乃遁去。成功遂入据之，改台湾为安平镇，赤嵌为承天府，总名东都，设二县，曰天兴，曰万年。康熙元年，成功死，子经改东都为东宁，二县为二州，设安抚司三，南北路、澎湖各一。二十一年，福建制府姚公启圣用间谍阴散其党，约伪宾客司傅为霖为内应，垂成事泄，为霖遇害。二十二年，水师提督施公琅统征，六月由铜山直抵澎湖八罩澳，取虎井、桶盘屿，戒军士毋得妄杀。军士苦水咸，岛岸突涌甘泉，遂无渴患。一战而澎湖平。经死，子克塽震慑，遂籍府库纳地归诚。二十三年，廷议府一，曰台湾，隶福建布政使司，领县三、厅一，曰台湾、凤山、诸罗、台防。雍正元年，增设县一，曰彰化，并增设淡水厅。五年，增设澎湖厅。今领四县、三厅。

赤嵌笔谈云：『台北初辟，原卜筑城于永康里，后不行。凤、诸二县各筑土堡，郡治居民亦欲仿而行之。西南临海，议自南下林子、塹埕、鬼子山、春牛埔、上帝庙坑、中营埔、万寿亭、中楼子、北教场，直至北海尾，将南、北、东三面围筑堡墙，约高一丈，底宽一丈八尺，上宽一丈，每丈用土十四方、墙顶高三尺，宽一尺五寸，用土半方，共土十四方半。每丈八层，每层用茅竿草四担，共三十二担。墙长一千七百八十丈，每丈约费银六两八钱零，计共需银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六两有奇』。雍正十一年，上谕：『从前鄂弥达条奏：台湾地方，僻处海中，向无城池，宜建筑城垣炮台，以资保障。经大学士等议覆，令福建督抚妥议具奏。今据郝玉麟等奏称：台湾建城，工费浩繁，臣等再四思惟，或可因地制宜，先于见定城基之外，买备刺竹，栽植数层，根深蟠结，可资捍卫；再于刺竹围内，建造城垣，工作亦易兴举等语。朕览郝玉麟等所奏，不过虑其地滨大海，土疏沙淤，工费浩繁，城工非易，故有刺竹藩篱之议；殊不知城垣之设，所以防外患，如必当建城，虽重贵何惜。而台湾变乱，率皆自内生，非御外寇比，不但城可以不建，且建城实有所不可也。台郡门户曰鹿耳门，与府治近，号称天险。港容三舟，旁皆巨石，峰棱如剑戟，舟行失尺寸，顷刻沉没；内设炮台，可恃以为固，其法最善。从前平定郑克塽、朱一贵，皆乘风潮舟行入港，水高港平，众艘奔赴，无所阻碍。大兵一入，即获安平港之巨舟，贼无去路而抚其府市人民。南北路商贾一闻官军至，络绎捆载而来，相依以自保。物力既充，军气自倍。贼进不能胜，退无可守，各鸟兽散，终无所逃遁，故旬日可以坐定。向使贼众有城可据，收府市人民财物以自固，大兵虽入，攻之不拔，坐守安平，旷日相持，克敌不易。盖重洋形势与内地异，此即明效大验，固未可更议建制也。若谓台湾筑城，即以御台湾外寇，是又不然。从前两征台湾，皆先整兵泊舟于澎湖之南风澳，以候风潮之便，岁不过一时，时不过数日。若盗贼窃发，或外番窥伺，泊舟澎湖，用夕至而朝捕之。至南北二路，可通之地虽多，然如南路之蜆港，北路之八掌溪、海丰港、鹿仔港、大甲、二林、三林、中港、竹塹、蓬山，惟小船可入；其巨港大舟可入者，不过南路之打鼓、东港，北路之上淡水，其次则北路之笨港，咸水港，去府治较远，纵有外寇，亦不取道于此。备设炮台，派拨汛兵，朝夕巡视，自足以资控御。今郝玉麟等请于见定城基之外，栽种刺竹，藉为藩篱，实因地制宜，甚有裨益。其淡水等处炮台，务须建造，各属并应增修，不可惜费省工，或致潦草。应如何举行之处，着郝玉麟、赵国麟妥协定议具奏。钦此』。续据该督郝玉麟等题准：台湾府治自小北门起，至南水门止，俱属沙土，堪以栽种刺竹。其西面一带迫临海滨，潮汐往来，难以种竹，应建大炮两座。设立敌台、城门、望楼等项。至府治西北一方，见有镇营驻扎营盘。惟东南一处，并未设

立。议于大东门内设立营盘一处，小南门边设立营盘一处，仍与各营盘一体因植刺竹。并南路之茄藤港等处，建炮台十座。府治西面一带炮台空隙处所，设立木栅，以资捍蔽（咨稿）。

海会寺，郡北关外五里，原伪郑别业。康熙二十九年，改为寺，近有僧。石峰壁间，多咏白菊句。张巡方有诗云：『歌罢蛮姬易梵腔，层楼烟际晚钟撞。吟诗赌奕人稀到，闲煞孤僧白菊窗』。

竹溪寺，径曲林深，溪山环拱，可称胜致。寺门榜曰：「小西天」，距郡二里许。

梦蝶园在郡小南门外，漳人李茂春遁迹来台，构茅亭以名，今为法华寺。

李氏园在郡小东门外，近先农坛。李某筑小亭曰「聚星」。绿畴四绕，青嶂当窗，台地官僚省耕，皆憩于此。

官制

巡视台湾监察御史满、汉各一员（康熙六十年设）。

提督学政（旧系台湾道兼摄；雍正五年，改归汉御史兼理）。

分巡台湾道一员（兼督船政；旧为台厦兵备道，兼理学政；康熙六十年，改为台厦道，雍正五年，学政归汉察院；雍正六年，改为台湾道）。

知府一员（总汇四县刑名、钱谷，兼支放兵饷，经理鹺政）。

台防同知一员（专司稽查鹿耳门海口，兼督台、凤、诸三县捕务）。

淡水同知一员（雍正元年添设，稽查北路，兼督彰化捕务；雍正九年，割大甲溪以北刑名钱谷归理）。

澎湖通判一员（稽查船只，管理钱穀，遇刑名事件，仍归台府审结；旧系巡检所辖，雍正五年改设）。

台湾县知县一员。

凤山县知县一员。

诸罗县知县一员。

彰化县知县一员（雍正元年新设）。

台湾府学教授一员，训导一员（雍正十一年添设）。

台湾县学教谕一员，训导一员（雍正十一年添设）。

凤山县学教谕一员，训导一员（雍正十一年添设）。

诸罗县学教谕一员，训导一员（雍正十一年添设）。

彰化县学教谕一员，训导一员（雍正十一年添设）。

府首领官经历一员（兼司狱务）。

台湾县县丞一员（雍正九年，分驻罗汉内门，稽查地方）。

凤山县县丞一员（雍正九年新设，分驻万丹，稽查地方）。

诸罗县县丞一员（雍正九年新设，分驻笨港，稽查地方，兼查船只）。

台湾县新港巡检一员（稽查地方，兼查大港口船只）。

凤山县淡水巡检一员（稽查地方，兼查东港船只）。

诸罗县佳里兴巡检一员（分驻咸水港，稽查地方，兼查船只）。

彰化县鹿子港巡检一员（雍正九年新设，稽查地方，兼查船只）。

彰化县猫雾揀巡检一员（雍正九年新设，稽查地方）。

淡水竹塹巡检一员（雍正九年新设，稽查地方，兼司狱务）。

淡水八里坌巡检一员（雍正九年新设，稽查地方）。

台湾县典史一员。

凤山县典史一员。

诸罗县典史一员。

彰化县典史一员（雍正元年新设）。（以上四员，俱随堂司捕狱事务）。

文职共三十六员。

营制

台湾镇标中、左、右三营：

挂印总兵官一员（驻札府治镇北坊；雍正十一年，议准照山陕沿边例，为挂印总兵，给方印）；

中营中军游击一员（驻府治中路口），守备一员（中营署右），千总二员，把总四员，步战守兵九百一十名；

左营游击一员（驻府治北路口），守备一员（驻镇北坊），千总二员，把总四员，步战守兵九百三十名；

右营游击一员（驻府治南路口），守备一员（府治东门），千总二员，把总四员，步战守兵九百三十名。

台湾城守营左、右二军（雍正十一年添设）：

参将一员（驻防府治北门内）；

左军守备一员（驻防冈山），千总一员，把总二员，步战守兵五百名；

右军守备一员（驻防下茄冬），千总一员（驻防府治），把总二员，步战守兵五百名。

南路营：

参将一员（驻防凤山县），都司一员（驻防下淡水），守备一员（驻防营后），千总三员，把总六员，步战守兵一千五百名。

北路协标中、左、右三营（原止一营，雍正十一年分设）：

副将一员（原系参将，驻札诸罗县；雍正十一年改设，驻札彰化县）；

中军都司一员（驻札彰化）；

左营守备一员（驻防诸罗县）；

右营守备一员（驻防竹塹），千总六员，把总十二员，步战守兵二千四百名。

淡水营：

都司一员（驻防淡水港），千总一员（驻防淡水港），把总二员，步战守兵五百名。

安平水师协标中、左、右三营：

副将一员（驻札安平）；

中营游击一员（驻防安平），守备一员（本营内），千总二员，把总四员，步战守兵八百五十名，战船十九只；

左营游击一员（驻防安平），守备一员（本营内），千总二员，把总四员，步战守兵八百名，战船十八只；

右营游击一员（驻防安平），守备一员（本营内），千总二员，把总四员，步战守兵八百五十名，战船十九只。

澎湖水师协标左、右二营：

副将一员（驻札澎湖）；

左营游击一员（驻防妈宫澳），守备一员（本营署东），千总二员，把总四员，步战守兵一千名，战船十八只；

右营游击一员（驻防妈宫澳），守备一员（本营署东），千总二员，把总四员，步战守兵一千名，战船十八只。

武职共一百一十四员，步战守兵共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名，战船九十二只。

条例

康熙三十年奉旨：台湾各官，自道员以下，教职以上，俱照广西、南宁等府例，将品级相当现任官员内拣选调补，三年俸满即升。

雍正七年议准：台湾道、府、同知、通判、知县到任一年，令该督抚于闽省内拣选贤能之员，到台协办，半年之后，回内地补用；政优者准加二级，称职者准加一级。

雍正八年奏准：嗣后调台各员，到任二年，该督抚另选贤能，赴台协办，半年之后，将旧员调回。

雍正十一年覆准：台湾道员，准其照协镇之例，三年报满；知府、同知、通判、知县，准其照参将等官之例，二年报满；协办人员，半年之后，令各员交代清楚，回至内地，该督抚照例察核，分别具题。如果实心办理，地方宁谧，俱准以应升之缺即用。其道、府应升之缺，给咨赴部引见，候旨升用。同知、通判、知县俱留于本省，遇有应升缺出，该督抚即行具题升补。

乾隆八年议准：嗣后台湾府、厅、县，准其照道员佐杂教职等官，一体三年期满，报明该督抚照例具题，分别升用，免其留台协办。

又议准：台湾训导三年报满，以县丞、府经历等官升用；如该员俸次应升学正、教谕，吏部截定俸次，该督抚挨次论俸升。

武职定例：总兵官三年俸满，请旨陞见；副将三年俸满，给咨引见；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，二年限满，咨部推转；千总、把总，三年限满，赴省候文推补。其兵丁，由内地三年按班抽换，不准就地推补。

康熙六十年议准：嗣后文武大小官员，不许带着往台。雍正十二年，总督郝玉麟奏准，调台官员，年逾四十无子者，准其挈眷过台。

武备

雍正十一年，总督郝玉麟奏准：台属民壮，俱系无赖流寓之人，每多滋事，扰害良民。除原拨澎湖通判、台湾府经历、台风诸彰四县典史民壮共四十四名照旧存留供役外，其道、府、同知、知县共民壮三百五十六名，悉行革退，编入保甲，将原给器械追缴贮官。即于镇标营兵内酌量拨给道员二十四名、知府二十名、台同知十五名、淡同知二十四名、台风诸彰四县各二十名，以资护卫巡查。

图书编云：『澎湖远在海外，内澳可容千艘，周遭平山为障，止一隘口，进不得方舟；令贼得先据，所谓一夫守险、千人不能过者也。矧山水多礁，风信不常，吾之战舰难久泊矣，而曰可以攻者否也。往民居恃险为不轨，乃徙而虚其地；今不可以民实之明矣。若分兵以守，则兵分为弱，远输为贫；且绝岛孤悬，混茫万顷，脱输不足而援后时，是委军以予敌也，而曰可以守者否也。亦尝测其水势，沉舟则不尽其深，输石则难扞其急，而曰可以塞者亦非也。惟峻接济之防，而敷陈整旅以需其至，则贼既失其所恃。诟能为久顿谋哉』？

东宁政事集云：『南路自大冈山以下，至下淡水琅峤社，北路自木冈山以上，至上淡水鸡笼城，其间如凤山、傀儡山、诸罗山、半线山，皆扼野番之冲，为陆汛所必防；如下淡水、硫磺溪、大线头、鹿子港，皆当入海之道，为水汛所必守。至鸡笼、淡水，乃台湾极北之岛，突处海中，毗连番社。后垄一港，与南日对峙，即兴化港口也。后垄而上一百二十里为竹塹社，对海坛镇；竹塹而上一百五十里为南嵌社，对峙关潼，即福州闽安港口。自南嵌至上淡水七十里，对北胶；淡水至鸡笼三百里，对沙埕、烽火门，皆浙江省界也。大洋之外，红夷出入之路，而又远隔郡城，港道四达，往来一帆直上；伪郑设重兵于彼，虽曰远御红夷，实恐我师从福兴分出以袭其后也。鸡笼至闽安，不过七八更水程，若闽安、兴化等港，听商人往来贸易，非止利源通裕，万一意外之警

，则厦门，澎湖之师以应其前，福泉、兴化之船以应其后，首尾呼应，缓急可恃』。

理台末议云：『台湾在福建之东南，地隔重洋，形势延袤可至者，凡千六、七百里。外此则生番所居，与熟番阻绝，远望皆大山迭嶂，莫知纪极，可以置而不议。府治南北，千有余里，越港即水师安平镇；又有七鲲身，沙线潮平，可通安平港内，为水师战艘、商民舟楫止宿之地。港名鹿耳门，出入仅容三舟，左右皆沙石浅淤焉。此台湾之内门户也。衡渡至澎湖，岛屿错落，有名号者三十六岛。澎湖沟底，皆大石参错，凡港泊有南风、北风二者殊澳。此台湾之外门户也。然台湾之可通大舟者，尚有南路之打鼓及东港，北路之上淡水，凡三处，而惟上淡水可容多船，港门为正也。其可通小船者，尚有南路之蛎港，北路之咸水港及八掌港、笨港、海丰港、鹿子港、大甲西、二林、三林、中港、竹塹、蓬山，凡十二处；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门内，即名马沙沟是也。总之，台湾三路俱可登岸，而惟鹿耳门为用武必争之地者，以入港即可以夺安平而抗府治也。夺安平则舟楫皆在港内，所以断其出海之路；抗府治则足以号令南北二路，而绝依附之门。故一入鹿耳门而台湾之全势举矣。或云，鹿耳门为天险门户，而又上设炮台，防亦密矣；万一攻之不入，兵法有攻坚，而瑕者亦坚，其谓之何？不知由北路之上淡水进兵，所谓行师如过于衽席之上者，谋非不臧也；而不知由北路进兵，则其势主缓，则必以众而临寡，以强而并弱；由鹿耳门而进兵，则其势主捷，捷则有以反主客之形，成控制之师；而且安平不据，澎湖尚孤，彼贼徒者急而扬帆，不无他虞也。是故觐台湾之形势，而必讲明于得入鹿耳门之要为最急』。

台湾水陆制兵盈万，费綦重矣。乃澎湖、安平之兵居其半，水师汛重，不容以核减；台湾之兵居其半，陆路汛广，又不得不议增。然有可节省之道、至便之术，亦持筹者所必讲也。台湾原有官庄，即可为屯田，其佃即可为屯兵，不过加以训练，明其节制，或仿古者耕七调三，或立在要地屯守，寓兵于农之中，非特兵无跋涉、岁免度支已也。历观名臣奏议，所用守边之众，多取土著，以土著宜于水土，明于地势，而又欲自保其身家，则守御必周。且闻名将用兵，有取农人，号为生力兵，则以性质椎鲁，手足强健，虽风雨奔驰，可无倦乏耳。今议旧设制兵，仍用内地更代，增设之兵，就台另立屯田，可以相资，则兵力愈强而巡防弥周矣』（同上）。

『陆师重马力，水师重舟力。战阵之时，务争上风。而运转不灵，不能占居上风；压持不重，或反退居下风。此虽人力，全在良舟。然匠人为舟，固守绳尺，及驾中流，而快利迟钝之用乃见。同时发棹，而前后入港之日顿殊者何也？盖木之本质不类（如盐木为柁，遇波涛乃不摇动，余则否），轻重亦异

（木老则坚而重，否则轻），必得良材轻重配合，如人一身筋骨相配，然后善于运动也。故水师必讲于造舟者，此其一也。水师之湾泊，犹陆师之安营。凡水师不能于外洋觅战，皆于近港交锋，所以湾泊之处，即是战争之场。我舟先至，利在居要以争上风。然风信难凭，透发之后，往往转变，先要泊稳。倘一澳中有南风澳、北风澳不同，则宁泊南风澳以待。此又老将之持重，不可执一而论也。故水师必明于湾泊者，此其一也。水师之入港，犹陆师之克城。凡港门为贼所守，而险隘尤为贼所持。兵法有挟制其险、而攻其虚之说，以险处多虚，故险可制而虚可攻耳。故水师必详于入港者，此其一也。此水师之大概也。而其要在机：曰扼要，曰伺隙，曰察变，曰虚中四者。夫扼要则握其权矣，伺隙则分其力矣，察变则夺其守矣，虚中则避其害矣。此所以能于衽席之上以过吾师，克期取敌无疑也。要而言之，师之用在舟，舟之用水，水之用在风。舟与师相习，风与水相遭，其用在于变而通之以尽利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』（同上）。

船政

台海使槎录云：『台澎各标营船，初俱分派通省内地厅员修造。康熙三十四年，改归内地州县。其尚可修整而不堪驾驶者，内地之员办用工料，赴台兴修。迨按粮议派，台属三县亦分修数只，此非偏庇台属，以内地各厂，员多力分，工料俱便，不烦运载，可以克期报竣。后定在近道府监修，统计闽省船只，匀派通省道府。乃将台澎九十八船内，派台湾道、府各十八只，余俱派入内地。既而仍归内地修造，惟未至朽烂而不堪驾驶者，留台修补。至康熙四十四、五年间，仍俱改归台属，而派府船数倍于道，令其与福州府分修。议于部价津贴运费外，每船捐贴百五十金，续交盐粮厅代修其半，道镇协营厅县共襄厥事。迨后专责知府，并将道船亦归于府。雍正三年，两江总督查弼纳题准设立总厂于通达江湖之所，百货聚集，鸠工办料，均属省便。每年派道员监督领银修造，再派副将或参将一员公同监视，务节浮费，均归实用。部价不敷银两，历来州县协贴，仍应如旧。复经总督满保会题，将台澎战船九十八只，于台湾设厂，委令台道台协监督修造。于是各船尽归台厂，而道协之责任重矣』。

条例

购造海船，先赴各该县报明，验量梁头长短广深，填明印烙，取澳里族邻行保结状，给照听其出洋贸易。

商船自厦来台，由泉防厅给印单，开载舵工水手年貌，并所载货物，于厦之大嶝门，会同武汛照单验放。其自台回厦，由台防厅查明舵水年貌及货物数目，给印单，于台之鹿耳门，会同武汛点验出口。台厦两厅，各于船只入口时查验。进港如有夹带等弊，即行查究。其印单彼此移销，如有未到及印单久不

移销，移行查究。

商船自台往厦，每船止许带食米六十石，以防偷越，如敢违例多带米谷，严加究处。

淡水旧设社船四只，举淡水庄民殷实者详明取结，赴漳泉造船给照，在厦贩买布帛烟茶器具等货，来淡发卖。即在淡买米粟回棹，接济漳泉民食。雍正元年，增设社船六只。乾隆八年，定社船十只，每年九月至十二月来淡一次，回棹带米出口，余月赴鹿耳门贸易。九年，定台道军工所办大料社船，配运赴厦，再配商船来台交厂。自九月至十二月止，不限次数，听其往淡。

商船拨运内地兵米，及采买平糶米穀，大船配载三百石，次大二百五十石，大中二百石，次中一百五十石，下中一百石，小商船免配。每石脚价银六分六厘零。遇起运之时，当堂拈阄值何处。如福州府属及南澳等处，交卸给免单二张；兴、泉、漳等属，交卸给免单一张。俟该船下次入口，将免单呈缴，免其配运。

海洋禁止偷渡。如客头包揽偷载，为首者发边卫充军，为从者减一等，杖一百、徒三年。澳甲、地保及船户、舵工知而不举，亦照为从例，均不准折赎。偷渡之人杖八十，递回原籍。乾隆元年，王水提郡奏准：偷渡船户，照为首客头例发边卫充军，所得赃银照追入官。该地方官弁疎从偷渡人数至十名以上者，专管官罚俸一年，兵役各责二十；至疎纵偷渡人数至数十名者，专管官降一级，兵役各责三十。

田赋

台地田园，十分曰一甲。每甲东西南北四至各二十五戈。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。其丘墩之方圆曲直宽狭不等，则计尺寸折算。雍正九年，定凡七年以后新垦田园，援照同安下沙则例，化甲为亩，每甲折内地弓步计一十一亩三分零。

台、凤、诸、彰四县及淡水厅征粟，惟澎湖厅地种征银。旧额通台赋役规则：上则田每甲征粟八石八斗，园每甲征粟五石；中则田每甲征粟七石四斗，园每甲征粟四石；下则田每甲征粟五石五斗，园每甲征粟二石四斗。

诸罗杂志云：『台湾田赋，自红毛至台，就中土遗民令之耕田输租，以受种十亩之地名为一甲，分别上中下则征粟；其坡塘堤圳修筑之费，耕牛农具籽种，皆红夷资给，故名曰「王田」。及伪郑攻取其地，向之王田，皆为官田，耕田之人皆为官佃，输租之法，一如其旧。伪郑宗党及文武伪官与士庶之有力者，招佃耕垦，自收其租，而纳课于官，名曰「私田」。所用官斗，较中土仓斛每斗仅八升。其余镇营之兵，就所驻之地，自耕自给，名曰「营盘」。及归命后，官、私田园，悉为民业，酌减旧额，按则匀征。既以伪产归之于民

，而复减其额以便输将，诚圣朝宽大之恩也』。

台湾志略云：『雍正九年，定自七年开垦及自首升科者改照同安则例，化一甲为十一亩三分零，计亩征银，仍代纳以粟。上田每亩征银八分五厘三毫四丝（以银三钱六分折粟一石），米六合九抄五撮（一米纳二粟），合计每甲输粟二石七斗四升有奇。中田每亩征银六分五厘八毫八丝四忽，米三合八抄七撮，合计每甲输粟二石八升有奇。下田每亩征银五分七厘五毫五丝（不征秋米），合计每甲输粟一石七斗五升有奇。上园照中田，中园照下田，下园每亩征银五分六厘一毫八丝（不征秋米），合计每甲输粟一石七斗一升有奇，照下田少差。新则较轻，旧则不啻数倍。统计通府岁征正供额粟一十七万零十二石一斗二升零。每粟一石，征耗粟一斗，折纳银五分。其正供额粟，支纳全台十五营兵米四万四千八百五十一石八斗，折粟八万九千七百三十石六斗。又例运福、兴、泉、漳四府平糶。乾隆六年奏准改运粟七万零二百八十七石零二升，班兵眷米粟二万二千二百六十石，金厦兵米粟二万三千九百五十二石。又例运督标兵米折粟一万五千五百七十石。计全台征收粟数，尚不敷起运粟五万一千七百八十七石五斗，每年将运糶四府粟价发台，每石价银四钱五分，分给四县并淡防厅余补足额。其耗粟所折之银，与人丁饷税、官庄各耗羨暨并封戡头，皆解充各衙门养廉及津贴船工公费。以上六项银粟，惟综核现在之数，并统计两厅四县之额，至或多或寡，各属之因地制宜，有定规焉』。

户丁（民丁共一万八千八百二十七，番丁共六千八百三十八）

康熙二十三年题准：台湾每丁征银四钱七分六厘。五十二年恩诏：以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。

乾隆元年上谕：『朕爱养元元，凡内地百姓与海外番民，皆一视同仁，轻徭薄赋，使之各得其所。闻福建台湾丁银一项，每丁征银四钱七分，再加火耗，则至五钱有零矣。查内地每丁征银一钱至二钱、三钱不等，而台湾加倍有余，民间未免竭蹶。着将台湾四县丁银，悉照内地之例，酌中减则，每丁征银二钱，以纾民力。从乾隆元年为始，永着为例』。

乾隆二年上谕：『闻台地番黎大小计九十六社，有每年输纳之项，名曰「番饷」，按丁征收，有多至二两、一两有余及五、六钱不等者。朕思民番皆吾赤子，原无歧视，所输番饷，即百姓之丁银也，着照民丁之例，每丁征银二钱，其余悉行裁减。该督抚可转饬地方官出示晓谕，实力奉行，务令番民均沾实惠。又闻澎湖粮厅、淡防厅均有额编人丁，每丁征银四钱有零，从前未曾裁减，亦着照台湾四县之例行』。

盐课

台湾府盐埕二千七百四十四格，诸、彰、淡、澎均无。盐埕俱在台、凤二

县，共征银二千四百三十六两一钱四分三厘零。

台湾志略云：『台地自入版图之后，盐皆居于民晒、民卖，其盐埕饷银，由台、凤两邑分征批解。缘民晒、民卖，价每不平，雍正四年四月内归府管理。其盐场分设四处。洲南、洲北二场，坐落台邑武定里；濂南一场，坐落凤邑大竹桥庄；濂北一场，原坐落凤邑新昌里，今割归台邑管辖。四场晒丁计三百三十五名。洲南场设巡丁八名，洲北场设巡丁十名，濂南场设巡丁四名，濂北场设巡丁六名，昼夜巡逻。每场设管事一人，派家丁一人专司稽查，以防透漏。夏秋雨水，盐埕泥泞，不能晒盐，惟春冬二季，天气晴爽，方可收晒。四场盐埕共二千七百四十四格，每埕所出之盐，尽数用制斛盘量收仓，每月照数给价，晒丁收领。洲南、洲北、濂北三场，每交盐一石，给定价番广银一钱二分；濂南一场所出之盐，粒碎色黑，逊于他场，每交盐一石，给定价番银一钱。计四场收入仓盐，每年约九万、十万、十一万不等。府治内设盐馆一处，听各县贩户、庄民赴馆缴课领单。每盐一石，定课价番广银三钱，脚费银三分。执单赴场支盐，各处运卖。每年约销八、九万石不等。所卖盐银，除每月支发盐本及各场馆办事人役工食外，余悉存贮府库，按月造册申报』。

水陆饷

正供之外，又有水陆饷。水则有港潭、鱼塭、采捕船、网、罟、罾、■〈𠂔上令下〉、■〈𠂔𠂔〉、蚝箔、罾、沪、乌鱼旗等名，陆则有瓦厝、茅厝、蔗车、牛磨、糖廊、番槎宅、槟榔宅、瓦■〈陋，石代𠂔〉碓、菜园等名。其征银：采捕小船，计载梁头，每担征银七分七厘；杉板船，每只征银四钱二分；港潭则论地之大小，征银一百以上及四、五十两不等；塭大者征银四、五十两不等，小者不过几两；网每张征银三两五钱，小网不等；罟每张征银一十一两七钱六分，小罟不等；罾、■〈𠂔上令下〉、■〈𠂔𠂔〉、蚝箔，俱每条征银五两八钱八分；罾每张征银四两二钱，小罾不等；乌鱼旗每枝征银一两零五分；沪每口征银八钱四分；瓦厝、茅厝，台邑因伪郑之旧，今亦变通，余无征银；牛磨、蔗车、糖廊，每张征银五两六钱；槟榔、番槎、菜园、瓦碓，每宅征银几两不等。统计征银七千八百三十三两零。

乾隆二年上谕：『朕查闽省澎湖地，系海中孤岛，并无田地可耕，附岛居民，咸置小艇捕鱼，以餬其口。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，立为独行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。及许良彬到任后，遂将此项奏请归公，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。每年交纳，率以为常。行家任意苛求，渔人多受剥削，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。着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，永行禁革。其现在捕鱼船只，飭令该地方官照例编号，稽查办理。此项漏规，既经裁除，若水师提督衙门有公用必不可少之处，着郝玉麟将他项银两酌拨数百金补之』。

赤嵌笔谈云：『台邑额载厝饷、磨饷二项，俱始于伪郑。志载瓦厝、茅厝共征银一千二百四两零。数十年来，有片瓦寸草俱无，子姓零落，及孤寡不能自存者，亦必按册拘追。而大井头一带，行店碁布，终岁不出分文。雍正元年五月，所司查验府治房店，将破坏瓦厝、茅厝悉为开除，凡得大瓦厝七千零七十四间、小瓦厝一千七百零三间，小者每间折半科算，共七千九百二十五间；半额饷匀摊，每间一钱五分一厘九毫有奇。每户给以饷单，如倒坏无存者，许执单缴验注销，另查新屋顶补。磨三十首，共额征银一百六十八两；除磨坏人亡者无从追比，现征十九首，官年赔解十一首。即十九首内，实在开市者不及十首，余皆牛磨倒坏，按册问赋，与厝饷等。而近年新开磨户，悉投营弁，以开则完银，不开即止。今各户给以照单，按月照数匀征，将前项变为活饷，可以足额』。

官庄

官庄向系武职驻防守土，给工招垦；亦有闽粤寓民，互相争辟，投献武职大员，所有田地，名曰「官庄」。雍正元、二年间，将此题报归公。现在岁征银三万零五百六十余两，以充内地各官养廉之项。

乾隆九年上谕：『外省镇将等员，不许在任所置立产业，例有明禁。在内地且然，况海外番黎交错之地？武员置立庄田，垦种取利，纵无占夺民产之事，而家丁佃户，倚势凌人，生事滋扰，断所不免。朕闻台湾地方，从前地广人稀，土泉丰足，彼处镇将大员，无不创立庄产，召佃开垦，以为己业。且有客民侵占番地，彼此争竞，遂投献武员，因而踞为己有者；亦有接受前官已成之产，相习以为固然者。其中来历总不分明，是以民番互控之案，络绎不绝。若非彻底清查，严行禁绝，终非宁辑番民之道。着该督抚派高山前往，会同巡台御史等一一清厘。凡历任武职大员创立庄产，查明并无侵占番地，及与民番并无争控之案者，无论系本人子孙及转售他人，均令照旧管业外，若有侵占民番地界之处，秉公清查，民产归民，番地归番，不许仍前朦混，以启争端。此后台郡大小武员，创立庄产，开垦草地之处，永行禁止。倘有托名开垦者，将本官交部严加议处，地亩入官。该管官通同容隐，并行议处』！

卷二

汉俗（内地习见者不录。计八条）

番俗（计三十条）

台卉（计三十二条）

台果（计十四条）

台蔬（计四条）

台木（计六条）

台竹（计四条）

台草（计六条）

台禽（计八条）

台兽（计五条）

台鳞（计八条）

汉俗（内地习见者不录。计八条）

窃花

正月元夜，未字之女偷折人家花枝、竹叶，为人诟詈，谓异日必得佳婿。范巡方咸有诗二截：『女郎元夜踏苍苔，攀折青枝笑落梅。底事含羞佯不采？月明犬吠有人来』。『难将心事语人知，暗祝灯前有所思。为是倾城颜色好，不教开到落花时』。

蒙面

台俗：妇女靓妆入市，无肩舆，以伞蒙面而行，时伸时缩，以窥行人。张巡方湄有诗云：『香车碧■〈巾 宪〉厌纷纭，拥盖微行拟鄂君。一队新妆相掩映，红蕖叶底避斜曛』。

送槟榔

台地闾里诟谇，辄易构讼，亲到其家送槟榔数口，即可消怨释忿。张巡方有诗：『睚眦小忿久难忘，牙角频争雀鼠伤。一抹腮红还旧好，解纷惟有送槟榔』。

骑犊

台牛健者善跑。择黄犊之臞壮者饰以鞍辔，骑之，日可行百里。张巡方有诗：『金勒笼头锦辔纡，追风犊子抵神驹。晴郊鞭影摇山绿，写出亟关老子图』。

衣服

羈台游徙，衣服不衷；裤露衣衫外曰「龙摆尾」，袜不击带、脱落足面曰「凤点头」。担夫、舆隶，云履，绸衫，服劳任役，殊不雅观。张巡方有诗：『凤头龙尾好衣裾，锦绣偏诸谢不如。若使贾生来此地，未知流涕更何如』！

祝七娘

七夕为乞巧会，家家设牲醴、果品、花粉之属，夜向檐前祝七娘寿。或曰魁星于是日生，士子为魁星会，竟夕欢饮。张巡方有诗：『露重风轻七夕凉，魁星高燕共称觞。幽窗还听喁喁语，花果香灯祝七娘』。

盂兰会

中元醵金为盂兰会，延僧作道场，陈设猪羊肉饭、饽饽饼果等，费金数十，堆积如山。僧甫登坛施食，众拥纷抢，谓之「普度」。夜分放水灯，谓「水陆会」。六巡方十七有诗：『楚人尚鬼习相仍，高会盂兰放佛灯。释氏金莲三十里，石家银烛百千层。独醒难挽浮靡俗，空色浑疑清净僧。最怪庄严成劫夺，肉山还有酒如渑』。

焚纸虎

除夕杀黑鸭以祭神，谓之「压灾」。为纸虎实以鸭血，烧之门外。范巡方有诗二截：『阶前金薄印于菟，燃火烧香达九衢。好趁春前辟虚耗，新年事事要欢娱』。『死虎犹能致毒龙，精诚大府慰三农。闾阎莫怪还驱鬼，压煞迎神重季冬』。

番俗（计三十条）

番寮

番屋筑基五、六尺高，以木结成椽桶，盖以小茅，合两大扇为屋，状如覆舟；广二丈余，长数丈，檐深垂地，前后开门，绘雕髹漆。夫妻子女，同聚一室，洁净无尘。黄巡方叔璚有诗：『剡竹为椽扇缚茭，空擎梁上始编茅。落成合社欣相贺，席地壶浆笑语高』。

耕田

番俗以女承家。凡耕作皆番妇，备尝辛苦，或襁褓负子扶犁；男则仅供馐饷。范巡方有『水田黎妇尽春耕』之句。

禾间

番寮前后架小竹屋，收成贮穀，曰「禾间」。其粟名「倭」，粒大而性粘似糯米。张巡方有诗：『流珠炊玉食维艰，终岁勤劬敢务闲？生计只知依稼穡，一枝栖息号禾间』。

舂米

番无碾米之具，以大木为臼，直木为杵，带穗舂令脱粟，计足供一日之食。男女同作，率以为常。夏巡方之芳有诗：『杵臼轻敲似远砧，小鬟三五夜深深。可怜时办晨炊米，云磬霜钟咽竹林』。

制酒

番酒凡二种。一、番女以口嚼米为曲，和蒸饭调匀置缸中，旬日发气，取出揽水，名「姑待」，遇婚姻、筑舍出饮。一、将糯米蒸熟，拌曲，入篾篮，置瓮口，津液下滴，藏久，色味香美，遇贵客始出以待。张巡方有诗二句：『玉蛆满瓮新醅熟，滴滴流芬齿颊中』。

织布

番妇机杼，以大木如桡，凿空其中，横穿以竹，缠经于上，剡木为轴，系

于腰间，夹竹穿梭。以苧丝染茜草合鸟兽毛织帛斑斓，名「达戈纹」。又以丝线伴红呢绒织手巾等，极精致。范巡方有『蓬麻茜草能成锦，何必田园定种桑』之句。余亦有绝句：『斫木为机似月圆，横穿翠筱夹丝缠。掺掺巧织戈纹锦，斑驳争夸柿蒂鲜』。

衣服

番男女向皆裸体跣足。女衣乌布短衣曰「噁■〈口六〉」，用青布裹胫曰「沙里乐」。男以布四尺蔽下体曰「踏毕」，亦有着鹿皮以达戈纹缘领者。张巡方有诗：『乌衣渐易裸人风。尺布为褌犊鼻同。可但鹿胎花簇簇，达戈纹锦手裁工』。

穿耳

番喜大耳垂肩，以博妇欢。自幼钻耳，贯以竹圈、螺壳，渐大如盘，傅以白粉，取饰观也。又束发为三丫或双角，插鸡尾，近风摇飏。张巡方有诗：『垂肩粉耳大如盘，贯竹填螺取次宽。丫角髻边风不定，翩■〈■〈迁，去辶〉羽〉五色斗鸡翰』。

籬腹

番尚腰小，以利疾走。幼时即细竹编如篱，阔三寸，长与腰齐，围绕束之，使有力善走。张巡方有诗：『竞夸麻达好腰围，健足凌空捷似飞。萨鼓鉴铎声近远，轻尘一道走差归』。

文身

番俗裸体为饰，以针刺肤，纹如台阁及花鸟、虫鱼之状，渍以墨汁；社中以此推为雄长，番女以此愿求婚媾。黄巡方有诗：『绝岛中华古未通，生来惟斗此身雄。独余一面狰狞外，人鸟楼台刺自工』。

口琴

削竹片如纸薄，长四、五寸，以铁系环其端，衔于口吹之。又有似琴，大如拇指，长四寸，洼其中二寸，钉以铜片，另系一柄，以手按循唇探动之，其声娓娓。麻达于月夜吹行，社中番女悦则和之，情款私通。余有诗：『宛如私语夜深深，别样丝桐别样音。齿颊低微音韵渺，雄鸣雌和月阴轻』。

牵手

番已娶者名「暹」，调奸有禁；未娶者名「麻达」，则无忌。番女未嫁者曰「麻里氏冰」，及笄，居小寮，任自择配。麻达夜以口琴、鼻箫挑之，意悦野合，告父母成牵手焉。亦有用螺钱为定。张巡方有诗：『定情虽假白螺钱，麻达歌谐礼数捐。几处社寮清月夜，鼻箫吹彻手随牵』。

赘婿

番重生女，赘婿于家曰有赚，生男出赘于人曰无赚，盖以女配男，承接宗

支也，故一再传而孙不识祖。以故番人无姓氏，祖孙同名。张巡方有诗：『瓜瓞移根自剪鬻，家家秦赘俗同谄。再传尽使孙忘祖，有赚惟知女胜男』。

凿齿

番俗：男女成婚后，各折去上二齿，彼此易藏。配合已久，造高架坐妇于上，迎诸社中，以示终身不易。孙司马元衡有『獠蛮凿齿丧其亲，尔蛮凿齿媾其姻』之句。

浴儿

番俗：初产，母亲携所育婴儿同浴于溪，不怖风寒；有病不知医药，辄浴于河，言大士置药于水以济男女。张巡方有诗：『浴川女伴不知寒，绿水鸬鹚雪影翻。见说生雏才堕地，波池堪作浴儿盘』。

布床

番人每以布毯缠两树间，酣寝其上，不畏风露。张巡方有诗：『一枕鼾鼾树杪眠，从来木处不曾颠。此中风味人知少，蝴蝶南柯梦竟全』。又妇育儿，以大布为襁褓；有事耕织，则系布于枝桠若悬床然，风动枝叶飒飒，酣睡其中，不颠不怖。余有诗：『何事番儿不畏寒，布床高挂桠枝端。风吹木叶声萧瑟，好似婴孩熟睡残』。

番戏

番俗：成婚后三日，会亲宴饮，各妇艳粧赴集，以手祖挽，面相对，举身摆荡，以足下轩轻应之，循环不断，为两匝圆井形，引声高唱，互相答和，摇头闭目，备极媚态。范巡方有诗二截：『连臂相看笑踏歌，陈词道是感恩多。剧怜不似弓鞋影，一曲春风奈若何』。『妙相天魔学舞成，垂肩璎珞太憨生。分明即是西番曲，齐唱多罗作梵声』。诸罗周令锺瑄有五绝：『蛮姬两两斗新粧，蹀■〈足薛〉花阴学舞娘。珍重一天明月夜，春来底事为人忙』。『不抡檀板不吹笙，一点钲声一队行。气味何如初中酒，山花翠羽鬓边横』。『联翩把轴自歌呼，别样风流绝世无。番调可知输白雪，也应不似泼寒胡』。『野气森森欲曙天，维摩新病未成眠。空余无恨罗伽女，乱把天花散舞筵』。『一曲蛮歌酒一卮，使君那惜醉淋漓。但令风物关王会，我欲从今学画师』。

秋千

番女有缥缈氏之戏，即秋千也。以缥缈为飞，以缥缈为天，以为飞天耳。风和景明，招邀同伴，椎髻盘花，靓妆丽服，累累相比，欢呼游戏。台人有『云霓碧梧飞彩凤，花移丹桂下姮娥』之句。

戏球

番众不知年月，以谷熟为一岁，月圆为一月。尝以藤丝编为球，会社众为蹋鞠之戏，与秋千为乐。张巡方有诗：『藤球掷罢舞秋千，世外嬉怡别有天。

月几回圆木几熟，岁时频换不知年』。

走差

番麻达走差，腕带铁钏，手背系铜瓦，状如新荷叶，名「萨鼓宜」；展足疾走，以瓦扣钏，如鸣小钟，一步一击，不疾不徐，远闻数里焉。余有诗：『状似卷荷四寸长，手环相击响丁当。不疾不徐音铿尔，远韵清微胜鼓簧』。

浴川

番妇日往溪潭，盥颡沐浴，女伴牵呼，拍浮蹀躞，谑浪相鬬，虽番汉聚观，无所怖忌。台人有『浪映桃腮花片落！波摇粉臂玉鱼游』之句。郁永河有诗：『覆额齐眉绕乱莎，不分男女似头陀。晚来女伴临溪浴，一队鸬鹚漾绿波』。

放手

夫妻反目离异曰「放手」。男离妇，必妇嫁而后再娶。妇离男，男未娶不得别嫁。违则罚酒粟牛只若干。张巡台有诗：『反目还将放手称，牵手挈酒痛交惩。何如白首期偕老，高筏迎归耀彩缯』。

游车

番以刺桐花开为年。每当花红草绿之时，整洁牛车，番女盛妆出游，所戴纱头箍名「答答悠」，玛瑙珠名「宾也珠」。行人有称其艳冶者，则男均悦以为快。张巡方有诗：『包练衣衫最丽都，换年风景野花敷。金藤耀首新妆裹，答答偏宜宾也珠』。

捕鹿

番捕鹿曰出草。于八、九月间，听鸟声以定吉凶，吉则往，凶则退。捕时集众番各持器械，带猎犬逐之，以鹿善抵也。张巡方有诗：『出草东郊径路深，枝头鸟语最关心。几声啁哳宛如诉，不似黄鹂俱好音』。

捕鱼

番社颇精于射，又善用镖鎗捕鱼。于清水处，用竹笼套于右胯，众番持镖从上流驱打，扣鱼笼内，以手取之。张巡方有诗：『抵须设网与操舟，撑突清溪截上流。发发游鱼齐入手，筠笼顷刻百千头』。

渡水

溪深水汨，编藤系两崖之树以当桥，左右另系一藤，高出桥三尺许，两手扶之以行。张巡方有诗：『攀枝已讶众猿升，渡水惊牵百丈藤。真见飞行都绝迹，西京那数戏幢纒』。

悬颅

傀儡生番，野性难驯，每于林木蓊茂处杀人，割截头颅，剥去皮肉，饰之以金，悬列户内，夸示其众，以数多者为雄长。张巡方有诗：『傀儡山深恶木

稠，穿林如虎攫人头。群凶社里谁雄长？茅宇新添金髑髅』。

社学

习红毛字者曰「教册子」。用鹅管濡墨横书，自左而右，所以登记钱谷出入。今设社学，延师教训，有默写四子书、背诵毛诗者。张巡方有诗：『鹅筒惯写红夷字，馱舌能通先圣书。宁馨儿童真拔俗，琅琅音韵诵关雎』。

迎使

巡使按年巡历南北二路，抚赏番黎。凡至一社，土官妇女，远迎马前，跪献都都，意颇诚切。黄巡方有诗：『沙轳行来界北边，裸人虽陋意殊虔。官厨未识都都味，首顶磁盘众妇先』。

赏番

官长至社，番妇数十人，身着鲜衣，项挂玛瑙珠曰「衣堵」，螺钱曰「眉打喇」，挽手合围，蹋地而歌，逐队跳舞，官赏之酒，连酺不醉。张巡方有诗：『领悬文石间雕螺，连臂唉噫蹋地歌。簇锦围中看赐酒，累觞未觉醉颜酡』。

台卉（计三十二条）

七里香

七里香，木本，花丛生，如绯珠，婆娑可爱，五瓣，色白，香气浓郁，能辟瘴气。所种之地蝇蚊不生。一名琼花，又名玗花，又名玉蕊，又名山矾，又名春桂。六巡方有诗：『雪魄冰姿淡淡妆，送春时节弄芬芳。着花何止三回笑，惹袖犹余半日香。竟使青蝇垂翅避，不教昏瘴逐风狂。灵均莫谩悲兰茝（音齿，香草），正色宜令幽谷藏』。范巡方诗：『翠盖团团密叶藏，繁花如雪殢幽芳。分明天上三株树，散作人间七里香。丹桂婆娑犹入俗，绣球攒簇太担当。何如琼岛嫣然秀，采掇还传辟瘴方』。又有六绝句：『唐昌（观名）玉蕊无踪迹，后土（庙名）琼花再见难。官阁犹余春桂影，婆娑长得月中看』。『小叶茶藨一丈余，花开五出袭琼琚。生怜青琐无消息（香山玉蕊花诗：不缘啼鸟春饶舌，青琐仙郎那得知），难觅吹箫紫凤车（张文昌玉蕊诗：五色云中紫凤车，寻仙来到洞仙家）』。『瑶台原不在人间，素艳何来绿玉鬟。长见蕊珠宫里雪，只缘地近补陀山（补陀山犹言白花山）』。『聚仙也合依稀似，玉质浓香总不同。欲向通明上封事，弹文先斥妒花风』。『幸留七里香名在，认取山矾为写真。寄语世人休聚讼，冰姿原不藉前尘』。『瀛壖合是洞仙家，宴赏贪看玉树花。赋罢新诗消受得，春风何处七香车（刘宾客玉蕊诗：玉女来看玉树花，异香先引七香车）』。庄观察年二律：『铃阁清严碧槛凉，一丛玉蕊正芬芳。琼姿乍怯秋初雨，花气浑同夜合香。绣斧筵前歌白雪，银鬟窗外舞霓裳。擎杯细把山矾嗅，沁我诗肠润酒肠』。『密叶繁葩绿玉丛，朝霞掩映雪■（王

灵) 珑。唐昌观里依稀似，后土祠边想象同。满砌花飞惊积霰，隔邻香透趁微风。三年海外埋芳信，此日开筵兴不穷』。余有四绝：『飘然玉质森森秀，别有幽香到小庭。不用娇容教传粉，逢君一见自娉婷』。『素华真可胜梅妆，点点琼葩点点芳。翠叶缤纷怀洁白，浓香暗惹绿衣郎』。『蕴抱冰心此一方，不教蜂蝶逐花狂。琼姿本是神仙骨，肯作人间贾女香』。『香闻七里玉玲珑，月色平林和露融。玉女原来看玉树，一般清白煦春风』。

刺桐

刺桐花，木本，叶似桐而干多刺。二、三月间，花开殷红。泉州志云：『刺桐先叶后花，则五谷丰』。又土人传：康熙六十年朱一贵之乱，刺桐无一着花者。丁晋公谓有诗：『闻得乡人说刺桐，花如后发始年丰。我今至此忧民切，只爱青青不爱红』。孙司马有二绝：『春色烧空白海涯，柳营绕遍到山家。昆仑霞吐千层艳，华岳莲开十丈花』。『百朵红蕉簇一枝，偶然着叶也相宜。烟笼绛羽鹦哥舞（云南称为鹦哥花），信是春城火树奇』。

頹桐

頹桐花，草本，高不盈丈，叶似桐，花红如火，一穗数十朵，五月盛开。土人于竞渡时各采数枝插舩，又名龙船花。开至隆冬不止。结子，色蓝，子老而花未凋。六巡方有诗：『枝柔叶厚碧痕浓，色艳还看花发重。朱萼临风迷紫蝶，丹须和露抱黄蜂。剪残红锦枝头见，敲碎珊瑚月下逢。好是年年夸竞渡，鲜妍如火映鱼龙』。

扶桑

扶桑花，木本，似木槿而四时着花，有红、黄二色，光彩陆离；一名拒霜，谓凌冬不凋也；一名照殿，谓日光所烁疑若焰生也。范巡方有二绝：『祇是红乡木槿花，千重照殿炫红霞。生来不遇繁霜雪，秾艳经年向客夸』。『桃腮杏脸衬朝霞，那信红颜薄命嗟。两树新妆争赌胜，老夫无月不看花』。孙司马诗：『烧空处处佛桑燃，寒暖花魂总放颠。大海东头当晓日，丹山脚下对晴烟。眼明五月朱榴火，泪溅一春红杜鹃。粉白嫩黄相映发，遥情将向洛阳天』。

水仙

水仙花，一本五六茎，鲜芳绝伦。粤东市上标台湾水仙花头，其实产自漳州及苏州。范巡方有诗：『霓裳翠袖剪吴绫，烟雾轻笼弱不胜。绰有风神凌海峤，怜他冷艳斫春冰。银盘皎洁还疑雪，金醖娇娆好试灯。拟与梅花同配食，水仙王庙最相应』。六巡方诗：『凌波仙子世同称，琼岛芳姿未敢凭。香与春风相应接，神将秋水共清澄。玻璃案上金千点，玳瑁筵前玉几层。不许纤埃侵皓素，檀心夜月一壶冰』。

美人蕉

美人花，红、黄二种，黄者尤芳鲜可爱，四时不绝，有高丈余者。子坚黑，或作小念珠。张巡方有诗：『亭亭清影绿天居，扇暑招凉好读书。怪底弹文出修竹，美人颜色胜芙蕖』。孙司马诗：『美人名自香山赠，珍重丛生琥珀芽。纔省汉家宫样好，澹烟斜月见新花』。

莲蕉

莲蕉似美人蕉，而花之大数倍，绝如莲。其花从叶中抽出，无茎，花之杪微绿，似叶。范巡方有二绝：『奇花多变态，颜色红于火。风物类海南，不似莺花妥』。『已长叶中花，更生花上叶。我欲剥蕉心，酒痕映双颊』。

昙花

昙花，草本，一名优钵罗，种出西域，叶丛生，阔五寸，高五尺，一枝数十蕊，蕊长八寸，花六出，外紫内白，颇似莲香。亦有白色，中攒十八朵，每日开一朵。梵刹多植之，取十八罗汉之义也。范巡方有诗：『一茎数蕊尽丛生，粉晕檀心画不成。静态雪华堪比洁，幽香莲叶与同清。已蠲秣艳消尘劫，应散诸天入梵声。传是西方来小种，净因我亦未忘情』。张巡方诗：『采自猊床象座前，紫霞一片映青莲。优昙不是人间种，色相应归忉利天』。孙司马诗：『一丛优钵昙花好，移得西天小本来。日色烟光浮紫气，凌空谁为筑瑶台』。

贝多罗花

贝多罗花，木本，种自西洋来，叶似枇杷，梵僧用以写经，枝皆主义，瓣六出，白色，近心渐黄，香似梔子。张巡方有诗：『奇英六出干三叉，檐卜香中嗅露华。曾识僧龕写经叶，而今始见贝多花』。范巡方诗：『已兼蝶粉与蜂黄，更里依微紫绛囊。叶似款冬棱较健，花开盛夏气微香。一丛蓓蕾盈枝发，半卷婀娜小瓣长。可是贝多真色相，闲书梵字午风凉』。

金丝蝴蝶

金丝蝴蝶，黄片红点，拳曲多须，似蛱蝶趁人之致。孙司马有诗：『流宕春光烂漫枝，翩翩似醉更疑痴。家家一树锦蝴蝶，是梦是花人不知』。龙溪王洪诗：『不识波罗国，争看蝴蝶花。吐丝多浥露，展翹各矜华。最喜秋阳映，应须锦幔遮。风飘仙客醉，窗外影横斜』。

刺球花

刺球花，木本，有刺，秋冬开黄花，细攒如绒，似治耳消息，一名消息花，又名番苏木。每露气晨流，芬香袭人。结子似豆，有荚，其叶秀整相次，根可染绛。孙司马有诗：『黄菊难寻处士家，也无枫叶受霜华。海东秋思知多少？为问墙边消息花』。

交枝莲

交枝莲，藤本，花五瓣，白色，其茎互相萦绕，午开未谢。张司马若霭有诗：『产自污泥涅不缁，迎风承露号交枝。看他亦解相萦抱，底事依依在水湄』？

番茉莉

番茉莉，一名三友花，又名番梔子。其花千瓣，望之似菊。开后可玩三日，不似内地茉莉暮开晨落耳。孙司马有诗：『争迎春色耐秋寒，开向人间岁月宽。嫩蕊澹烟笼木笔，细香清露滴金盘。绣成翠叶为纹巧，蒂并丛花当友看。日月呼童阶下扫，浓阴恰覆曲栏干』。又诗：『名花闻道出南荒，亲到南天闻妙香。弟是素馨兄是菊，淡烟如水月如霜』。『佳人小立画廊西，纨扇迎风手自携。雪瓣恐教蝉翼重，缦华应遣凤头低』。『却月盆中向晚芳，瑶台谁与散天香。残魂消尽同禅寂，不觉琼花在枕傍』。

铁树花

铁树花，状如竹丝灯笼，广张千瓣，瓣各一花。孙司马有诗：『黑入太阴根干老，翠生凤尾叶横斜。纱笼琐细玲珑雪，道是千花是一花』。

梅

梅花有红、白二色，其名颇多，佳者如千叶梅、王蝶梅，异者如冰梅、墨梅，色艳而香，台地罕有。陈大中丞瓚任台刺史时，建朱文公祠落成，于祠前手植二株，纪诗一律：『赏遍花丛爱老梅，贤祠左右手亲栽。写真旧有广平赋，入妙诗称和靖才。风送清香迷瀚海，月移孤影出澄台。应知雨露深无限，独步初春傲云开』。熊巡方学鹏二截：『一枝谁自江南寄？岛屿冲寒亦有香。绘出当年东阁兴，高吟不必忆何郎』。『调鼎和羹异日才，边城春色喜先开。会看百卉从今盛，锦绣层层遍九垓』。

午时梅

午时梅，色红，午开子落。孙司马有诗：『葵叶梅英并可夸，枝枝绛雪受风斜。道人不语先天事，开落庭前子午花』。

番绣球

番绣球花，蔓生，叶厚，红、白二色。白花，瓣似通草为之，心微红而坚，明亮如矾。孙司马有红绣球诗：『玲珑暖玉更施朱，锦绣成团缀几株。绛雪即今零落尽，余枝犹是小珊瑚』。

木兰花

木兰花，如粟，淡黄，芳似珠兰，木本，大者围数尺，名树兰。孙司马有诗：『清芬殊绝世，不与众芳同。香溢珠兰畹，黄先月桂丛。交枝深照席，一夏两温风。天意特相赠，怜余大海东』。

月下香

（槟榔不与椰树间栽则花不实），功宁比稻孙。瘴乡能已疾，留得口脂痕』。孙司马诗：『竹节棕根自一丛，连林椰子判雌雄。醉醒饥饱浑无赖，未必于人有四功』。

椰子

椰子，叶少林高，子外裹粗皮如棕片，内结坚壳，剖之白肤盈寸，极甘脆，清浆可一椀，名椰酒。土人以手摇，听水声清亮，则心大而甜；其肉厚浊则否。东坡诗：『美酒生林不待仪』，盖指此也。

番槎

番槎有三种：香槎为上，肉槎、木槎亚之。种自荷兰。树高大可阴，花微白，实如猪腰，皮绿肉黄，五月熟，味酸甘，台产也。韵书、字典无槎字，山海经、草木诸书未详其物。切片腌久曰「蓬莱酱」。张巡方有诗：『参天高树午风清，嘉宾累累当暑成。好事久传蕃尔雅，南方草木未知名』。孙司马诗：『千章夏木布浓阴，望里累累羨子林。莫当黄柑持抵鹊，来时佛国重如金』。

波罗蜜

波罗蜜果，种自荷兰，实生，熟以盛夏，大如斗，色翠绿似如来顶，剖而食之，液粘而味甜，与蜜相似，其子似橡，一子一房，煮食味亦相类。孙司马有诗：『波罗门下树亭亭，香蜜成房子更馨。解是西来真善果，十分供奉佛头青』。

菩提果

菩提果，西域来种，状类枇杷，味甘而香，置诸几案，足供清玩。张巡方有诗：『清果菩提绕室馨，金包柑橘丽繁星。更怜斗大波罗蜜，磊砢真同佛髻青』。

香果

香果，花有须无瓣，其色白，其实中空，状如蜡丸。孙司马有诗：『但有繁须开烂熳，曾无轻片见摧残。海天春色谁拘管？封奏东皇蜡一丸』。

释迦果

释迦果，实大如柿，碧色有纹，形如佛头，味甘而腻，微酸，熟于夏秋之间，亦种自荷兰。沈光文有诗：『称名颇似足跨人，不是中原大谷珍。端为上林栽未得，只应海岛作安身』。

番柑

番柑，种出荷兰，大于橘，肉酸皮苦。荷兰人夏月饮水，必取此和盐捣作酸浆入之。沈文开有诗：『种出蛮方味作酸，熟来包灿小金丸。假如移向中原去，压雪庭前亦可看』。

公孙橘

公孙橘似橘而小，前生者红，后生者青，花实四时相续。沈文开有诗：『枝头俨若挂繁星，此地何堪比洞庭。除是土番寻得到，满筐携出小金铃』。

西瓜

西瓜，暑时多，内地来。台产种于深秋，熟于隆冬，元旦多啖之。皮薄瓢红，可与常州并驱，但逊泉之傅霖耳。乾隆二年，额定福建督抚每年正月各进瓜十圆，取之于台。台有进上瓜地一区，约数十亩，所产之瓜，其子两旁有番字。台太守雇工种收，解交督抚转进，以此别为台瓜。此数十亩外所产之瓜，子即无番字，亦一奇也。

牙蕉

牙蕉一名甘蕉，即芭蕉中之一，不甚高，约六、七尺，结子名蕉果，一枝五、六层，每层数十枚，排比而生，始绿，熟则黄，味极甘美。异物志载，羊角蕉子大如手拇指，长而锐，有似羊角者此也。台地村舍后每广植之，四时皆生，藉以获利。性寒，妇人产后，每以蕉果少许置儿口中，谓能消热。

番石榴

番石榴俗名莉仔菱，郊野遍生，花白颇香，实稍似榴，虽非佳品，台人亦食之，味臭且涩，而社番则皆酷嗜焉。

番木瓜

番木瓜直上而无枝，高可一、二丈，叶生树杪，结实靠干，坠于叶下，或腌或蜜，皆可食；树本去皮，腌食更佳。

台蔬（计四条）

番芥蓝

番芥蓝似菜叶蓝，其纹红，根亦红，种久蕃盛，团结成顶，层层包裹，彩色照耀，一名番牡丹，种出咬■〈口留〉吧，其国以为上品。菜谚云：『一丛抵一菱』，言其罕也。番银钱小者名菱。

金瓜茄

金瓜茄，叶干同茄，花连五瓣，淡紫色，结实酒钟大，似金瓜，有外瓣，初白后黄；土人采以供玩。张司马有诗：『不是东陵种，篱间别弄辉。冰纨澄夏簟，黄绢剪秋衣。承露鹅儿嫩，迎风杏子肥。依稀明月下，疑自凤池归』。

番芋

番芋，一类数名：长曰土芝；团曰蹲鴟；又槟榔芋，中有红根相连如槟子；又淡水芋，大者重四、五斤，其味似荷香。台蔬独芋擅名，颇不似内地之芋也。

番薯

番薯，结实于土，生熟皆可噉。有金姓者，自文来携回种之，故亦名金薯。闽、粤沿海田园，栽植甚广，农民咸藉以为半岁粮。

台木（计六条）

榕树

榕树不中材，寡伐而长寿。台郡署内有榕树，蜿蜒地上，高四、五尺，长二丈，为台邑八景之一。杨巡方二酉有诗：『谁将玉斧斫仙榕？露叶露根影万重。疑是银桥天上落，不因风雨作神龙』。孙司马有榕树石谷歌：『榕生海甸长官宅，冬叶青青疑松柏。高干上踰层楼颠，横枝盖地一千尺。连蜷偃蹇筋骨露，礞礞盘郁脂膏积。赴土藤根蛇尾青，垂空条线龙髯赤。黄鸟嚶嚶不露身，白驹仡仡无停隙。种植当年好事人，故遣根柯盘怪石。礞礞蓊蓊皆有情，相轧相樛共支脉。崖巔叶顶费吟哦，散发披襟阅朝夕。雨中灭穹蒙云烟，风里搔翥斗戈戟。不同痴大（树名）空滑柔，尽化祖顽得润泽。太华青城纷满眼，木石幽居念畴昔。此日投荒大海阳，一生剩有烟霞癖。息阴枕块发高歌，有酒如渑当醉客』。

绿珊瑚

绿珊瑚，一名绿玉树，有枝无叶，不着花，槎枒互出，映翠玲珑，异产也。其枝皮破有浆，沾人肉毒烂不可医。台人树作篱笆以防盗。种自吕宋来。张巡方有诗：『一种可人篱落下，家家齐插绿珊瑚。想从海底搜罗日，长就苔痕润不枯』。

萧朗木

使槎录云：『萧朗木大者数围，性极坚重，入土千年不朽；然在内山，人不能取，洪水漂出，伪郑取以为棺，实美材也』。

娑罗树

娑罗树，中空，四围折迭成圆花纹，纠结盘屈，如古木，用贮管城，亦雅观也。

土沉香

土沉香树，开花五瓣，白色，结子，黄如豆大，其根香。

林投树

林投树干直，皮似栟榈，叶青而长，两旁有刺，其骨极坚，纹理斑驳，可作檀板月琴、三弦等。花似芦荻，实类菠萝，有子如金铃；番妇贯缠额上为饰，并啖之。

台竹（计四条）

刺竹

刺竹，番种也。数十根为一丛，生笋不出丛外，截断插土生根。枝横生，排比而出，有刺似鸚爪，殊坚利。惟台有之。土人多环植屋外以防盗。台城谓竹木城，即栽插此竹以为墙也。张巡方有诗：『干霄刺竹易藂生，渭水淇园未较盈。千亩侯封未足贵，赖君海表立长城』。孙司马诗：『润绿编青上拂云，下枝勾棘最纷纭。到门却步遥成趣，未负生平爱此君』。

观音竹

观音竹，枝弱叶小，艺植盆中，亦可供玩。张司马有诗：『趺坐伽陀石，清筠自古今。虚中成净业，劲节印禅心。绿染菩提果，声含檐卜林。丰规新月上，妙义正堪寻』。

七弦竹

七弦竹，干白，有青线纹五、六、七条，叶与竹同。

人面竹

人面竹，高四、五尺。华彝考：『节密而凸，宛如人面，故名』。通志：『一名佛眼竹，可供玩』。

台草（计六条）

七弦草

七弦草，丛生如稻秧，其朵如兰，有直纹似弦，白绿相间，至冬则白变红；土人植以充玩。张司马有诗：『琐窗闲静影蹁跹，绕砌亭亭发七弦。高下有情娇映月，浅深着色嫩含烟。乍经新雨银丝润，旋挹微风翠带鲜。最喜秋来红结绶，一尊相对韵悠然』。

含羞草

含羞草高四、五寸，叶似槐，细齿，挠之则垂，如含羞状。张司马有诗：『草木多情似有之，叶憎人触避人嗤。也知指佞曾无补，试问含羞却为谁』？张司马诗：『萱花自惜可忘忧，小草如何却解愁？为语世人休怪诧，风清太甚要含羞』。

风草

风草，土番识之。云春生无节，则经年无台风，生一节即台一次，多一节则多一次，甚为奇验。土人呼为芦竹草。干似芦高丈许，叶长尺余，有穗可为帚。叶上有横纹如指甲痕者，土人又云，叶上无纹即无台，有一纹主台一次，以此验台也。

荖草

荖草蔓生，叶如田薯，枝柔而长，根为荖藤，味辣，切片夹槟榔食之，甚香；花亦和食，香更烈，如云南芦子。一名浮留藤，即蒟。说文：『蒟，蔓生，子如桑椹，苗为浮留藤』。左思蜀都赋所谓蒟酱，取其子为之。粤人夹槟榔

用叶，台人用藤。按正韵无茛字，或作菱字，亦非。

番薏茹

番薏茹，一名番苦苓，一名心痛草，能治心气痛，种出荷兰，叶秀嫩似云板，曝干则香，结子青赤色。

红毛茶

红毛茶，乃草属，黄花五瓣，叶如瓜子，根似藤；曝干，遇有时气，熬饮即愈。

台禽（计八条）

长尾三娘

长尾三娘，即练雀也。朱喙，翠翼，褐脊，彩耀相间，尾长盈尺，生于诸、彰深山。六巡方有诗：『翠羽光华绶带长，如云委地美人妆。命名当日非无意，谓胜黄家第四娘』。

五鸣鸡

五鸣鸡，一名五更鸡，大如鹌鹑。雄者项下有黑白文，如太极图。每漏下一鼓，即鸣三、五声。土番曰「标标」，以其音相似也。诸罗陈司训绳有诗：『标标引喙自呼名，太极平分似绘成。二十五声随漏滴，底须侵晓候鸡鸣』。

华鸡

华鸡较锦鸡微大，冠与面俱赤，胫足亦然，尾黑白相间，长一、二尺，毛羽五色陆离；土人用绳圈系饵于深山生致之，然性难驯，豢养不易。

白鸠（绿鸠附）

白鸠，每当风雨，舞翅盘旋，霜衣雪襟，可为近玩。或呼为洋鸽，种自咬■〈口留〉吧来者，能知气候，每交一时，连鸣数声。又有绿鸠，紺嘴碧毛，艳胜鹦鹉，惟不能言。皆出自凤山。孙司马有『寒暄黄鸟在，晴雨绿鸠知』之句。

乌鹩

乌鹩似八哥，而通体皆黑，喙如锥，尾长，飞最疾，鸣如莺，善作百鸟声，夜则随更递唤，能搏鹰鹞，遇诸恶鸟飞空中，则窜啄其胸胁；鹰鹞飞较迟，爪不能及，负痛飞鸣而去；宿处恶鸟不敢近。

倒挂鸟

倒挂鸟，一名小鹦哥，翎羽鲜明，红绿相间，喙如钩，足短爪长，性好倒挂，夜睡亦然。种出吕宋。六巡方有诗：『美质天然着绿衣，来从吕宋见应稀。啄余丹嘴慵无语，锁向金笼困不飞。中立羞随凡鸟列，倒垂却与众生违。细推物理诚难解，欲起张华问化机』。

白八哥

白八哥、白画眉，俱未见。或云，盐水港统领埤加冬树大数围，每年生白哥，居民攫其雏而饲之。

頹鸛

頹鸛俗呼食蛇鸟，状似鹤，略小而短尾，周身毛淡红，专食蛇，以嘴啄蛇穴，令自出，或口衔而飞空中，头尾皆动。

台兽（计五条）

鹿

台地素称产鹿。昔年近山皆为土番鹿场，今则垦种良田，鹿亦稀少。社番捕为鹿脯，街市求一脔不得也。鹿以角纪年，凡角一岐为一年，犹马之纪岁以齿。又牡鹿既乳，视小鹿长则避之他山，虑小鹿之淫之也。兽之不乱伦者惟马，牡马误蒸则自死。牝鹿自远以避。

野牛

台山多野牛，土人设机械获之，先饥饿而后豢以刍豆蔗叶，与家牛无异。孙司马有『蒺苗田鹿喜，蔗叶野牛驯』之句，自注云：『山有野牛，网而摯之，驯以蔗叶』。

山马

台湾内山有马，小而力弱，与内地异。

黄羊

水沙连、红头屿出黄羊，有鬻其皮以为褥者。

豹

台湾无虎有豹，然豹与内地不同。内豹皮厚，金钱纹；台豹艾叶纹，皮薄，可为衣。原产北路彰化，今惟淡水鸡笼山时获一、二，颇称难构，其价亦数倍于内地豹皮也。

台鳞（计八条）

新妇啼

新妇啼，鱼名，状本鲜肥，熟则拳缩，意取新妇未谙，恐被姑责也。孙司马有诗：『泔鱼未学易牙方，软玉销为水碧浆。厨下却怜三日妇，羹汤难与小姑尝』。

飞藉鱼

飞藉鱼，疑是沙燕所化，两翼尚存。渔人悬灯以待，飞入舟中取之。孙司马有诗：『入海微禽能变化，秋来巢燕已为鱼。翻飞应悔留双翦，误学灯蛾赴火渔』。

鸚哥鱼

鸚哥魚，鳥嘴，紅色，周身皆綠；相傳真臘有魚名浮胡，嘴似鸚鵡。孫司馬有詩：『朱施鳥喙翠成襦，陸困樊籠水厄眾。信是知名無隱法，曾聞真臘有浮胡』。

鮡魚

鮡魚，黑色如鰱，長數寸，時于水面昂首，二月突出，身多綠斑，背有翅，置于地能跳亦能行，如有足然。六巡方有詩：『無鱗隱見綠苔斑，額上双眸月兩環。掉尾居然行地上，潛身不肯入波間。烹來羹脰爭夸美，捕向淤泥未覺艱。海外虫魚皆有異，他年歸去紀南蠻』。范巡方和韻：『怒目棱棱遍體斑，蛇行也解曲回環。如何生在滄溟里，偏喜身居清濁間？虎穴棹頭終不顧（六給諫畜數尾于池，有跳石上斃者），龍門燒尾可知艱。烹鮮更怪成何味，丛笑令人鄙百蠻』。

烏魚

烏魚于冬至前由彰化鹿港及安平大港至鳳山琅嶠海腳石罈處放子，仍回北路。至前為正頭烏則肥，至後曰回頭烏則瘦。鳳山雜餉有烏魚旗稅。拾遺記：『大業六年，吳郡獻海脰四瓶，帝以示群臣云：昔術人介象于殿庭，釣得鰩魚，此幻化耳，今日之脰，乃是真海魚所作，來自數千里，亦是一時奇味；即出數盤以賜群臣，蓋烏魚也』。范巡方有詩：『網魚競捕正頭烏，興味頻嫌至後殊。海堀引回怜瘦劇，船頭懸罟急征輸。口緡信是嬌漁父，幻化無須問老夫。曾食江鰩爭比得，芙蓉花里好提壺』。

海翁魚

海翁魚，大者約三、四千斤，小者亦千餘斤。口中涎沫常自吞吐，有遺于海邊者，黑色、淺黃色，番每取之，假作龍涎香以賈利。乾隆九年冬，淡水白沙墩，雷打死隨潮擱淺巨魚二十二尾，如排列狀。頭似豕，長丈餘，目生額下，口闊四尺，魚身蝦尾，腹寬二尺，尾寬七尺，約長三丈有奇。居民以為海翁魚云（龍涎香，詳雜記）。

海龍

海龍產自澎湖澳，冬日雙躍海灘，漁人獲之，號為珍物。有尾似龍，無牙，爪長尺餘。以之入藥，功倍海馬。孫司馬有詩：『澎島漁人乞我歌，海龍雙躍出盤渦。爪牙未具空鱗鬣，直似枯魚泣過河』。

海馬

海馬狀似馬，頸有鬃，四翅；漁人網獲，以為不祥。